

「金牌編劇」

3月25日，出訪非洲的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坦桑尼亞尼雷爾國際會議中心發表演講中，特意提及中國電視劇《媳婦的美好時代》的熱播，他指出，這使坦桑尼亞觀眾了解到中國老百姓家庭生活的酸甜苦辣。央視《新聞聯播》也破例播出了此劇斯瓦西里語版的片段，讓觀眾倍感親切。網友們戲稱，「世界正在了解中國媳婦！」近日，筆者專程採訪了《媳婦的美好時代》編劇王麗萍，她表示：「這部劇被點名表揚，真是一件挺高興的事兒，作為編劇我覺得很光榮。」

文：亮金



■《媳婦的美好時代》劇照

海外掀起「媳婦熱」

在影視界有「金牌編劇」之稱的王麗萍不僅多產，而且還是收視保證，從《婆婆媳婦小姑》到《歲月如歌》，從《錯愛一生》到《保姆》，從《誰懂我的心》到《雙城生活》，從《我的美麗人生》到《媳婦的美好時代》，其作品影響越來越大。《媳婦的美好時代》在2010年一經播出，即在內地掀起收視狂潮，更引發了一股「媳婦熱」，劇中家長裡短的生活被觀眾讚譽「真實，接地气」，女主角海清也由此贏得了「國民媳婦」的稱號。

2011年11月，《媳婦的美好時代》作為中國優秀電視劇的代表被翻譯成坦桑尼亞的官方語言斯瓦希里語，先後在坦桑尼亞和肯尼亞播出並引起廣泛共鳴。談及該劇為何能在非洲熱播，王麗萍認為，情感的共通和輕喜劇的風格是此劇受到非洲人民喜愛的原因。「無論中國人還是非洲人，情感是共通的，都會面臨結婚、夫妻關係、婆媳關係、孩子問題等等，這些普通常見的家庭問題同樣會引發非洲觀眾的情感共鳴。另外，劇情幽默感也同樣打動他們，就像咱們喜歡看外國的喜劇片一樣，電視劇中的輕喜劇風格，外國觀眾也會喜歡。」其實，該劇在日韓播出的時候，也一掃之前日韓劇獨佔「家長裡短」風頭的現狀。在韓國，編劇們認為完全可以照着劇本讓韓國演員「依樣畫葫蘆」出演一部韓國版的《媳婦的美好時代》；在日本，該劇直接配上了日文台詞播出並受到當地觀眾歡迎，王麗萍本人也目睹了400多個日本配音演員「爭演」毛豆一角的盛況。她說：「家庭文化的情感是共通的，每個家庭都希望家裡有個好媳婦。」

內心崇尚「真善美」

王麗萍說，電視圈一度有個誤區，似乎寫「真善美」就沒有收視率，因此螢幕上充斥了仇恨、吵架、惡鬥，到處都是「破碎家庭、破碎情感、破碎婚姻和一個苦難的女人」模式，把情感衝突推向極致、把吵架推向歇斯底里，家庭成員整天都在提防婚外情、第三者、財產陷阱以及種種陰謀，負面故事頗多。然而，「狗血」易灑，「美好」卻難寫。王麗萍的作品關注的是平民百姓的平凡生活，表現的都是這些小人物的理想，小家庭中的人物雖

王麗萍：展現小人物的中國夢



■「金牌編劇」王麗萍談她的電視劇：展現小人物的中國夢



■王麗萍和《媳婦的美好時代》的男主角黃海波和女主角海清。

小，但連通千家萬戶的大家庭情感共鳴卻很大。王麗萍說，她寫《媳婦的美好時代》，是緣於母親的一句話，「我母親是教師，她經常跟我說，你不能寫一部戲，一部可以讓一家老小一起笑着看的戲。因為現代人上班太累，下了班相聚的時間也不多。」當時，熒屏上正是苦情戲大行其道，王麗萍也被裹挾其中。「寫了部挺糾結的戲，《叫我一聲媽媽》。糾結過後不得不承認，這種聲嘶力竭的苦情套路，並不是大部分人的現實生活。在認真考慮了母親的話後，我決定寫一部主題直接命名為『美好』的戲。」

為了全身心地投入到「美好」心境的創作之中，王麗萍遠離影視圈，靜下心來獨自把劇本磨了一年多，一直寫到第27集，她才拿着本子去找投資方。「不像很多戲，有題目後先去找投資方，然後再根據投資方的要求命題作文。這部戲寫得很安靜，沒有壓力，所以也比較純粹。」難怪此劇熱播後，有觀眾評價道：「從角色到劇情都很燦爛、溫暖。」王麗萍說：「一個編劇創作故事時必須裝着觀眾，把希望和美

美好傳遞給他們，我覺得這是最美好的。」隨後，王麗萍又給央視寫下了一部講述「美好的」《我的美麗人生》。雖然也有人認為王麗萍的劇本寫得過於「美好」，但王麗萍反詰道：「那是現實生活中真實存在的美好，如果有人認為不現實，多半是他們還沒發現。」

故事永遠寫不完

王麗萍的微博中有句話：「編劇是啥？『無事生非』，『唯恐天下不亂』……當然，還有，美好的這個小夢。」今年王麗萍又有兩部新劇將問世，一部是今年將播出的《我家的春秋冬夏》，一部是3月底開機正在緊張拍攝的《歲月如金》。她說，前一部劇探討中國老齡化社會面臨的種種難題，依然是一部笑中引發思考的現實題材劇，這也是獻給母親的一部作品。讓她傷心的是，曾啟發並分享了自己創作《媳婦的美好時代》成功喜悅的母親，在她創作《我家的春秋冬夏》時不幸離世。

有朋友問王麗萍：「你怎麼那麼能寫？你已經寫了那麼多故事了，這不會寫枯竭嗎？」王麗萍回答是：「我還有好多沒寫呢。至今為止，我寫的都是別人的故事。我家裡人的故事都還沒寫呢，我自己有14年的軍旅生活也還沒寫呢……」她說：「生活是永遠取之不竭的寶藏，只要你敞開胸懷充滿激情去吸納，你的筆將永遠不會枯竭。」與《媳婦的美好時代》一樣，王麗萍依舊堅持寫「真善美」，不論是《歲月如金》還是《我家的春秋冬夏》，這兩部新劇依然都是兼顧國內市場與國際需求，她的筆尖也再次挑戰中國社會最底層的小人物，其視角依然是「家」，在這些小人物身上都承載着令人感動的夢想。它們能否繼續征服海內外觀眾，人們有理由期待。

佳片速遞

文：Cate

是金子總會發光

大器晚成的故事總是比少年得志來得更激動人心。墨西哥移民後代羅利葛茲 (Sixto Rodriguez)，曾作為草根民謠歌手，於60、70年代出入酒吧、俱樂部、貧民窟等地方演出，出過幾張個人專輯後，轉行靠體力勞動謀生：裝修、拆舊屋、修水管等。如果不是因為瑞士年輕導演馬力賓謝萊的好奇，他最多只能是美國底特律市藍領圈的一個談資：一個工作勤懇懇懇，有時會穿燕尾服上班，有文藝氣質和溫和的老工人。但就連羅利葛茲也不曾知道，他當年寫的那些歌曲讓萬里之外的南非為之燃燒。

2013年度的奧斯卡最佳紀錄片《尋找隱世巨聲》，榮譽歸於那些一度為藝術而窮困潦倒的天才們，它不僅成就了馬力賓謝萊的電影夢，也讓人們重新發現了羅利葛茲性感有力、帶着強烈個人態度的音樂魅力。

一次去南非尋找拍攝題材的旅程，讓導演第一次聽到了一個叫羅利葛茲的歌手的唱片，但沒有人見過或者了解羅利葛茲的真正身份和背景。而南非80、90年代騷動不安的政治環境，正好為羅利葛茲創作的充滿社會關切味道的歌詞，提供絕佳的對照。讓當地的獨立音樂人「第一次意識到，唱歌也能推動社會變革」。所以，有關他在舞台上最後欲彈自盡的陰鬱傳聞也變得可以理解。

然後，是他的歌迷通過種種嘗試加運氣，終於發現羅利葛茲還在人間。在隨後為他舉辦的幾次南美個唱巡迴中，哪怕現場千萬歌迷的歡呼，他的表現如此從容、自信，好像「從來未曾離開舞台」。也因為電影，他的聲音重又被美國人認識，大家奔走相告，熱烈的擁抱這位差點擦肩而過的音樂天才。

在採訪中，羅利葛茲不斷地被問道，面對對來的聲譽，作何感想？過去10幾年的大雜工是否不堪回首？出乎意料，他說，我很喜歡我的工作，能靠勞動養活自己的感覺很踏實。藝術和現實工作，都是他生活的不同表現而已。

其實這不是一部關於堅持的故事，而是關於人如何與世界相處，如何看待自己的故事。羅利葛茲一直都沒有離開底特律的那間住了幾十年的老屋，似乎一切都如此自然，沒來的不去奢望，晚來了也不怨恨。他的女兒說，他把演唱會的收入都拿出來分給親戚或者捐給福利機構。「貧窮並不是讓你失掉尊嚴的原因。」他說。

電影使用了不少羅利葛茲的音樂作背景，聲音的純淨正如底特律的冬天一樣清亮。現在的人們談論他，就像談論失而復得的珍寶。他的歌曲他的低調，如同生活中的安慰。

該片目前正在IFC及百老匯電影中心做特別獻映。



流金歲月

文：沙壹

姚莉松柏長青

今年3月，「姚莉玫瑰傳奇經典演唱會」在灣仔伊館舉行，主辦單位請得謝雷、楊燕、潘秀瓊、莫旭秋及呂珊等靚聲歌手同場，演繹姚莉姐的名曲，向前輩致敬。全場座無虛席，觀眾拍手唱和，彷彿回到夜上海燦爛的好時光。

說到享譽樂壇超過半世紀的姚莉姐，相信無人不曉她是四十年代紅遍大江南北，與「金嗓子」周璇、白光、龔秋霞、李香蘭、吳鶯音、白虹等齊名的紅歌星。姚莉姐膾炙人口的金曲超過百首，隨手數來，就有《玫瑰玫瑰我愛你》、《大江東去》、《春風吹上我的臉》、《秋的懷念》，以及替《桃花江》、《歌迷小姐》、《那個不多情》等電影幕後代唱的插曲，一直傳唱至今。姚莉姐的兄長姚敏也是一位首屈一指的著名作曲家，兩兄妹合作無間；可惜姚敏不幸於1967年猝逝，姚莉姐痛徹欲絕，自此「封咪」歸隱。2011年，篤信基督教的姚莉姐與福音歌手鍾氏兄弟合唱《親愛主》，收錄在福音專輯《齊唱。吳秉堅之歌》內，是姚莉姐「封咪」五十年後首度走進錄音室灌錄歌曲，她醇厚的低音依然魅力不減，讓樂迷大飽耳福。

好多年之前，當我對國語時代曲的認識還不夠深入的時候，就曾經在姚莉姐面前，鬧出過很多張冠李戴的大笑話。最令我汗顏的，莫過於我一直以為慷慨激昂的《站在高崗上》是張惠妹的首本名曲，沒想到原版竟然是一首由姚莉姐和楊光男女對唱的雋永山歌！原版沒有張惠妹的全新編曲版本聽得人熱血沸騰，卻是別有一番清新的味道。當時我對自己的有眼不識泰山，覺得非常難為情，但是姚莉姐只是呵呵一笑，並沒放在心上。她的和藹可親，沒有半點架子，由此可見一斑。

姚莉姐雖然已屆91歲高齡，但是頭腦清晰、反應敏捷、聲若洪鐘，比年輕人更有活力。最令我驚訝的還是她的記性，很多數十年前的舊人舊事，她依然可以如數家珍，讓我佩服得五體投地。有一位馬來西亞藝術家楊偉漢，有幸得姚莉姐授權，替她執筆撰寫傳記《姚莉。永遠綻放的玫瑰》，回顧姚莉姐過去接近百年的人生經歷，去年在星馬地區出版。全書圖文並茂，稱得上是中國近代史及歌壇發展的重要見證。後來楊偉漢將姚莉姐的生平搬上舞台，創作「姚莉——玫瑰傳奇」音樂劇，姚莉姐更親自前赴馬來西亞幫忙宣傳，與追隨她數十年的歌迷聚首，得到廣泛迴響。可惜時隔一年，香港的粉絲依然只聞樓梯響，香港似乎尚未有出版社發行這本自傳的計劃。無論如何，姚莉姐不但是那一朵永遠綻放的玫瑰，也是一棵屹立不倒的常青樹，無論再過多少世紀，沒有人會遺忘她的。



銀幕短打

不尊重作者的時代

吉士雲辛 (Gus Van Sant) 新作《騙地謊言》(Promised Land) 本地公映，中文電影海報上大字標題《驕陽似我》(Good Will Hunting) 編導演再度合作，又有王家衛推薦，以至媒體的讚語，偏偏找了老半天，怎樣也找不到導演的中譯名字 (英文名在左下角隨影片資料列出)。

吉士雲辛不是等閒之輩，兩度提名奧斯卡最佳導演，憑《大象》(Elephant) 拿下康城金棕櫚大獎，一部《不羈的天空》(My Private Idaho, 奇洛李維斯加李華馮力士!) 至今仍是文藝青年必看的同志電影經典。

數年前辛潘主演他的另一部作品《夏菲米克的時代》(Milk), 有口皆碑，中文電影海報顯著印上他的中譯名字。目前上映的《驚悚大師希治閣》，由安東尼鶴健士飾演希治閣，重點描畫他拍攝《觸目驚心》前後的心路歷程。1998年聲言逐鏡重拍《觸目驚心》，交出彩色版的，便是吉士雲辛。一個這般級數的電影作者，居然會得到如此的對待，難道作者的價



自我：極端的不禮貌，極端的不尊重。這時，也許只有搬出尼采自傳《瞧！這個人》裡的用語反問，才能稍作抗衡：為甚麼我這麼聰明？為甚麼我（能）寫這麼多好書？為甚麼我是一個（你們的）災難？！

值，真的已被量化的制度主流觀念吞沒了？（只有「成功」了的李安和王家衛才會被「尊重」？）

寫一本書，拍一部電影，做一齣話劇，讀者/觀眾在書會或映/演後談向出席交流的作者第一句提問會是：「其實你這作品是要說甚麼的？」第二、三句也許更難堪：「為甚麼你一定要用這種方式（例如超現實主義或非敘事結構）表達？不可以換另一種方式嗎？」

這些問題宛如問：你為甚麼不拍/寫我們喜愛（或明白）的東西？為甚麼你這麼不禮貌，極端的不尊重。這時，也許只有搬出尼采自傳《瞧！這個人》裡的用語反問，才能稍作抗衡：為甚麼我這麼聰明？為甚麼我（能）寫這麼多好書？為甚麼我是一個（你們的）災難？！

文：朗天